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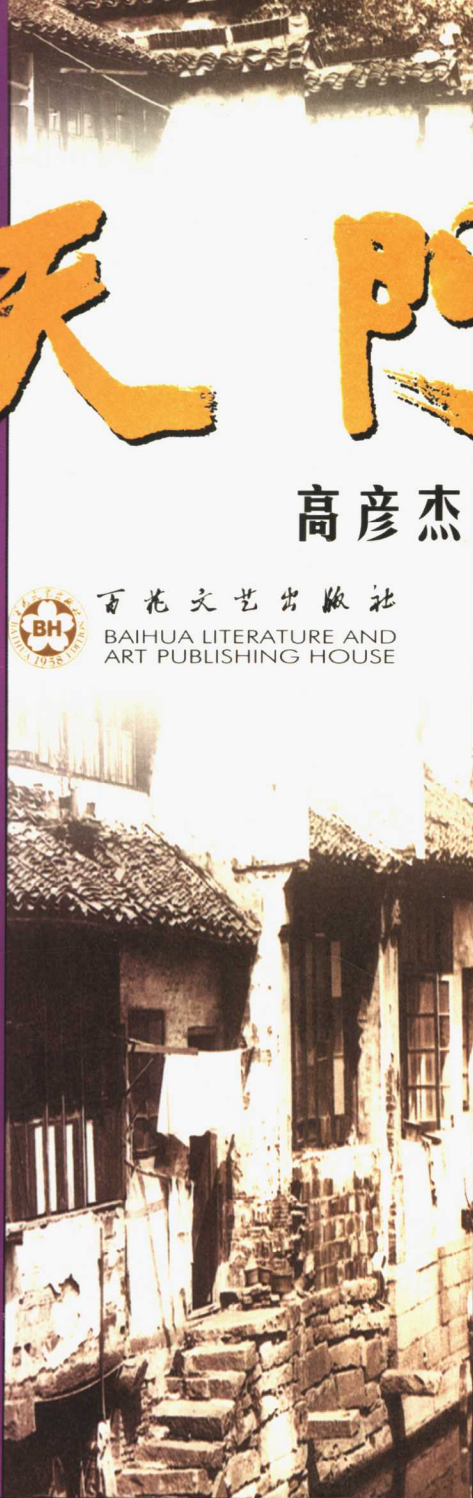
天門

高彦杰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天門

高彦杰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门/高彦杰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5306-3578-6

I. 天... II. 高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083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2 字数 165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6000 册

定价: 13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女性悲情自赎小说，描写了三代中国传统女性曲折、坎坷的人生轨迹和情感经历，抒发了作者对人生鲜明而又深刻的理解，具有深透纸被的思想力，和强烈的浪漫主义感染力，是不可不读的文学力作。

—

小木匠来到这个村子时，远远地就感到是被一种什么力量吸引着。他惊愕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。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棵大树下，天哪，难道是前世的缘，一种承诺在呼唤着。他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村子，他觉得在这个村里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他。

小木匠并不想久留，只想歇歇脚。他站在那里环顾四周，只觉得眼前这一切是那么地熟悉。再往前走，村口这棵大树似曾相识。可他从没到过此地，怎么会有这种幻觉呢？那棵大树，一半立着，另一半像是给雷劈过一般，悲壮地斜躺着。小木匠就呆呆地看着那棵斜躺着的大树，为何这般熟悉，难道冥冥之中有过什么吗？

那是一个不知什么朝代的雷雨交加的夜晚，一个书生被一伙强盗追赶，拼命地跑着，来到一棵大树下，实在是跑不动了，正想靠着大树喘一口气，突然发现大树的树干像有什么东西。他定住眼神看，一个姑娘被牢牢捆在树干上。只见她披头散发，满脸血迹，早已不省人事。书生此刻再没有力量跑了，性急之中，就躲在了树后。一道刺眼的闪电在大树不远的地方落地开花，那一帮强盗正好追到了大树下，电光中他们一眼看到了大树下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，吓得大叫着四下逃窜。就这样，书生得救了。他摸了摸身上背的包袱，那里是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几锭银子，还好，都在。他放下心来，此刻，他无限感激这个不知是死还是活的姑娘，急忙上前施礼：“小姐，多谢了！”正当他准备转身要走时，一想不对，人家救了自己一命，自己也应该对这个姑娘有所交待，或是埋了，或是帮她洗洗身上的血迹，让她在黄泉路上能有个体面的容貌。书生想到这，就上前解开了姑娘身上的绳索。没想到姑娘一下子就瘫在了他的怀里，并发出了轻轻的一声长叹。书生一惊，她还活着，急忙摇着，“姑娘、姑娘，你何人，住在哪里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姑娘艰难地睁开了眼睛，看了一眼书生，眼里有种光在闪烁。只听见她喃喃地说：“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来的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不要在这棵大树下躲雨，有危险。”



书生问她：“你为何被捆在这棵大树上？”

姑娘没有说话，只是无力地举举手，是想让书生带她离开这个地方。书生不懂她的意思，便把姑娘放在了大树下。因为四周再没有什么地方可避雨。老天像是被捅漏了似的，雨瓢泼而下，几乎遮住了他们与外界的视线。茂密的树枝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，使他们有了一块不受大雨淋的地方。此时姑娘又昏在书生的怀里，书生为她擦去了脸上的血迹。擦干净血迹的姑娘露出了面容，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，只见她眼睛微闭，双眉紧锁，俨然一副大家小姐的尊容。这面容让书生动心，想到强盗穷追要命的情景，想到大树下姑娘替他驱走了恶魔，书生即有些痴痴呆呆地看着她。我要是赶考成功了，就一定回来娶她做娘子。书生想到这就喃喃地呼道：“娘子，请醒来，我们回家去。娘子，请醒来。”

此时，姑娘真的把眼睛睁开了，不知为何，姑娘翻身爬起，使足了力气推了书生一把。书生没有准备，一个趔趄，倒在了几米外的泥水里。几乎就在同时，天上一个炸雷，惊天动地地滚了下来，落地开花，把这棵大树从中间劈开，又一个回力，把姑娘嵌了进去。书生惊呼着奔到大树下，用力掰着树干，想把姑娘从树缝中拖出来，已是不可能了。书生悲哀地跪在地上，请求老天爷帮帮他，让他的救命恩人出来。

姑娘艰难地睁开眼睛对书生笑了笑说，你去罢，我就

天 门 * * * * *

在这棵树下等你，等你回来接我。说完，姑娘就化做木纹，慢慢地消失了。

书生就坐在地上，等到天亮，等到晴空万里。那棵被雷劈过的树，一半站着，一半躺着，中间有个人形却不见姑娘的身影。书生在树下守了一天一夜后才离去。他坚信，这姑娘一定会在什么地方等着他。

小木匠出生在一个江南的小镇，父亲是个老木匠。那里的天气总是怪怪的，潮潮的，让人觉得身上发腻。老木匠的手艺在当地是一流的。他干的活，镇上没人翘大拇指。只是小木匠的爹有个嗜好，就是晚饭要喝上二两酒，还要赌上两圈过过瘾。就因为这个嗜好，让小木匠失去了娘。

这天吃晚饭，老木匠就着咸菜毛豆喝了半斤老酒，两眼发红，冲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喊，快进屋，上炕。那时小木匠还小，正在门前的小河边玩。小木匠的娘担心自己的儿子，心定不下来，哄着男人说，村口的张老大今晚三缺一，你去摸几把，回来再上床也来得及。老木匠血红的双眼对女人说，我先摸摸你再去不迟。女人无奈地往门口望了几眼，一边解开衣扣，一边唠唠，我是你的人，不急这一回。老木匠在女人的身上翻滚了一阵，歪歪斜斜地去了村口。小木匠的娘衣服还没理顺便奔去河边，一看，小木匠正在河边荡着双脚，嘴里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些



什么。小木匠的娘一把抱起儿子，用衣服给儿子擦了擦脚，无限爱怜地说，以后不要到河边玩了，多危险。小木匠便对娘说，河里有个跟娘一样的人在叫我到她家去，说她家很好玩。小木匠的娘一下捂住小木匠的嘴吼道，不许胡说八道，快跟娘回去。

夜深了，张家老大的屋里，一盏油灯下，四个汉子正搓得兴起。那晚，老木匠手气霉极了，怎么也不胡牌，横竖差口气。他心里暗暗叫苦，搓麻将，怎么能从女人身上滚过呢？真是倒霉啊，真是倒霉啊。越是不服气，越让他心中发毛，越是火气冲头，借着酒力，他嚷嚷，今天不赢回一点面子，我是不会下麻将桌的。张家老大笑他是不是摸过婆娘才来呀，手气霉就怪不得谁了，你要是再输了，可不许先垫上。老木匠就大声说，我回去拿钱，我回去拿钱。张家老大说，别动，让我家大儿子回去说一声，让你老婆带钱来。老木匠一听有理，就说，让她把那个红布包拿来，我就不信今天翻不了本。

小木匠的娘拿来了那个红布包。她对丈夫从来都是言听计从，不敢违抗。当她颤颤悠悠地把小红布包交到他手中时，两行泪就跟着下来了。她知道，那是她男人辛辛苦苦挣来的所有家当，全拿出来，他们家就再没有存货了。老木匠看了一眼妻子，不耐烦地吼道，别在这里哭丧，给我滚回去，要不是你，我今晚怎么会输得这么惨。小木匠娘抱着儿子小声地说，看在孩子的份儿上，你就收

手吧。臭婆娘，让你不要说话，你还多话。老木匠狠狠地扇了小木匠娘一个嘴巴，给我滚回去。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张家老大怪怪地一笑，这么好个婆娘，给你都糟蹋了，你要是再输了，钱不要，让你这婆娘陪我一夜就一了百了。老木匠开口便骂了起来，有种的你赢我。

天亮了，老木匠终于回来，一脸的土灰色，衣服敞开着，一只脚鞋也没穿，鼻子里流着血。女人一看吓坏了。孩子他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弄成这副样子。她端来了一盆水，给躺在地上的男人洗了洗。老木匠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女人发呆，孩子他娘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这个家啊，我是昏了头，怎么没听你的话，要去赌这口气，我不是人啊！说着老木匠举起无力的双手左右开弓打着自己的嘴。女人知道，那个小红布包没了，家里惟一的一点积蓄全没了。她便安慰说，没了就算了，你有手艺，我们还会干木匠活挣回来，财去了，灾也去了，算了，算了。老木匠挣扎着爬起来，搂住女人说，你给我做口饭吃，我累了。她赶紧给丈夫做了碗面。吃了碗面的老木匠似乎有了点元气。小木匠的娘惊愕地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原来也输过钱，可从来没有像这样呀，你这终究是怎么了？老木匠啥话也不说，把妻子搂在怀里，孩子他娘，委屈你了，孩子都快十岁了，我也没有让你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，吃过一顿解馋的饭菜，我对你总是又吼又骂，你从来不怪我，我对不起你呀。小木匠的娘在丈夫的怀里，受到这般呵护，



还有些不习惯，便用热热的身子靠着小木匠的爹，一言不发。老木匠慢慢地解开了妻子的衣服，裸露出那让自己夜夜销魂的身子。他无限怜惜地用着女人的身子。小木匠的娘突然觉得这个男人给了她一种难以言状的快乐，便呻吟着，好日子在后头呢，我给你养一大堆的儿子。老木匠紧紧地搂着妻子，天已大亮，小木匠睁开眼睛，怪叫了一声。他的爹和娘赤裸裸地压在了一起，他本能地喊，不要打我娘，不要打我娘。小木匠的爹娘赶紧起来穿衣服。小木匠的娘理着头发对他说，没打架，没打架。老木匠对儿子说，你出去玩，我有话对你娘说。

一瞬间，小木匠的娘脸上还挂着无比的幸福，这时僵在了脸上。老木匠反常的举动让妻子感到了什么。孩子他娘，我同你商量一件事，昨天晚上我输了钱，把所有的钱都输了，后来又输了很多，我记不清了，他们让我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，这张纸上写的是，让你跟张家老大睡一晚上觉，要不然他们就把我的一双手废了，让我以后不能再做木匠活。屋子里一下子死一样的寂静，连呼吸似乎也没有了。小木匠的娘嗅到了一种尸体腐烂的味道，她想起昨天儿子说的话，河里有一个跟你一样的人让我去那玩。她呀地叫了一声，脸色惨白地蹲了下去。她的双脚怎么也不听使唤了，眼前漆黑一片，这奇耻大辱怎么会落在自己的头上，今后她怎么能在人前抬头，刚刚还对生活充满了渴望的她一个跟头掉进了深渊，她知道自己该

做什么了。

小木匠的娘理了理头发，把儿子揽在了怀里上下摸了一遍，从容地走到了河边，这是她儿子昨天告诉她要去的地方。河水几乎没有泛起多大的浪花，就把小木匠的娘接走了。

自从妻子死后，老木匠再也没有去赌过，和小木匠也没有话。

小木匠知道娘死的原因是在五年后，他已经能帮爹干活了，手艺也不错。一天深夜，小木匠出来小解，看到河边有许多人，说河里怪怪地有亮光，说那是小木匠的娘死时没闭上双眼在河里睁着，说老木匠是个畜生，把女人当赌注押给了张家老大，说小木匠的娘是个烈女贞女，是个好女人。

仇恨从此埋在了小木匠的心里。小木匠常常有种冲动，要拿木匠斧子砍死自己的爹。每当这时，小木匠的爹都会知趣地躲起来。他再也没有了小木匠娘在时的威风。小木匠的爹从那时起，再也不到河边，他一天老似一天，几年工夫就成了个老头。一天晚饭以后，小木匠对他爹说，我们去河边走走。小木匠爹一脸的惊恐看着小木匠说，你该不会让我跟你娘去吧。小木匠吼道，你不配！老木匠就跟着儿子的身后往河边走去。河水泛着鱼鳞似的白光，河面静得犹如一面镜子。小木匠趴在河边放声大哭，娘啊，娘啊，你苦啊，你死的惨啊，你怨啊，我今天把



我爹这个老畜生带来了，你要是让他同你做伴，你就吱一声。水里突然有种动静，像是鱼蹦出来般蹿起一股水柱。小木匠的爹大叫一声就跳了下去，在水里挣扎了老半天，扑通扑通地弄的整条河都在翻江倒海。小木匠下河去把爹救了上来，低着头就往回走。

当天晚上，小木匠背了个小包，拿上几件木匠工具就离开了家。他看到爹跪在他面前，他头也没回。

二

小木匠边做木匠活边流浪，他没有家，当他来到西南的一个小山沟，第一眼看见溪婆，就觉得那是他娘，他惊愕娘怎么会在那么遥远的山沟沟里等他。他对溪婆没有感到陌生，他除了为溪婆家盖房子，剩下的时间就是与溪婆聊天。无论他说什么溪婆都不奇怪，他就怪怪地想，她如果不是我娘就一定是我们家的人，怎么能成为我们家的人，那就是给我当女人。

上房梁的那天，是溪婆家中的大事，全村该来的人都来讨一杯酒喝。族长那天也来了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，飘逸的胡须，在那许多皱纹的脸上显得很有权威。他看了一眼溪婆的爹说，房子盖好后，二娃就要过来提亲了，不知你有没有准备。溪婆的爹嘴里叼着一杆长长的旱烟袋，面部呆滞了一会儿，谦卑地说，族长做主，能让我家溪



婆有婆家,那是她的福分。然后吆喝一嗓子,溪婆,过来见过族长。溪婆就在族长面前跪下。族长说,娃大了,一直没有好好注意你,都这么大了还没嫁人,二娃就要来提亲了,这事就这么定下了。

酒席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显得格外地热闹,人们跟过年似的,疯喝疯闹,或有三三两两的躲在黑暗处,弄出些响来,这也是山民的一个乐趣。小木匠一直被人们尊重着,因为他是主角,坐在族长和溪婆爹的那个桌子上。他对这热闹多少显出些不耐烦的表情。他的眼睛一直盯在远处的溪婆身上。当他听到族长给溪婆做媒时,喉咙眼儿里便出现一股血腥的东西,想吐,胸口憋闷得不行。他喘着大气想,为什么那个二娃不是我呢?我为什么就不能娶溪婆呢?他对溪婆爹说,我喝多了,想吐,去方便一下。溪婆爹就说,小师傅,辛苦你了,不能喝多,就别喝了。小木匠便逃也似的离开了酒席。

在一片没人的小树林,他大口地呼吸着,甩了甩脑袋。月亮就像一把能杀人的剑,直直地照着他。他有些害怕地躲在了小树后面。窸窸窣窣地一阵脚步声,让小木匠感到了什么。月亮下,一个女人出现了。小木匠小声喊了声,溪婆、溪婆。那女的听见没有不知道,只见她从容地从小木匠身边走过,看也不看他一眼。小木匠感到了那不是溪婆,是谁呢?一个女娃在黑暗处没有一点惊慌,他便跟在这个女的身后。披着长发的女人走向了

树林的更深处，站住了，并回过头来，一道月亮光照在了她的脸上。小木匠哇地叫出了声，这怎么是我娘呢？他扑了过去，叫了声娘，你怎么在这里呢？只见那女的用手挽了挽头发，并在脑后扎了个髻。小木匠定了定神，发现是溪婆。溪婆就对他笑了笑说，你不在酒桌上，跑到这来干什么？小木匠惊慌地还没回过神来，你怎么一会是我娘，一会是溪婆呢？溪婆就说，我怎么成了你娘，我就是溪婆呀。小木匠便说，那我叫你，你怎么没应我。溪婆说，我应了，你没听见。小木匠就一步一步地走到溪婆面前。溪婆很自然地贴着小木匠，让小木匠把自己搂在了怀里。他听见溪婆在哭，你别哭，有啥话你说。溪婆就说，二娃是个傻子，我这辈子跟他，就因为他家能盖得起房子。我爹让我门当户对，我不愿意啊。小木匠便说，你做我的女人好不好？我有手艺，我能养活你，还能养活你生的一堆小木匠。溪婆便把埋在小木匠怀里的头抬了起来，无限幸福地点点头，但很快就说，那不行呀，我们族长定的事谁要是改变了，那是要沉河的呀。小木匠想也不想地说，那我们就逃出去，离开这个地方远远的，到一个找不到你的地方过日子，你是我的，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这么想，今生今世，我要娶你，是老天爷让我流浪到这儿来找你的，我一定不让二娃娶了你。小木匠傻傻地搂着溪婆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。起风了，阵阵寒意袭上身来，他们都没有感到。被风掀起的树枝相互碰撞着，发出一种



叭叭的语声，溪婆挣脱了小木匠的搂抱，害怕地说，我要先回去了，爹找不到我会奇怪的，小木匠这时才想起要做什么，他把溪婆的脸贴在自己的脸上蹭着，双手紧紧地搂着溪婆，我不让你走，你一走，就成了二娃的婆娘了，我不让你走，今晚我们就逃走吧。溪婆说我爷爷、奶奶，还有我爹娘，几辈子才能盖起房子，你不把我家的房子盖好，我们是不能走的。远处溪婆的爹嗓子高一声、低一声地喊着，溪婆一溜烟地跑了，小木匠呆呆地望着远去的溪婆，僵持了一会，咕咚一声倒了下去。

小木匠为溪婆家盖房子特别卖力，溪婆的爹特别满意，晚饭溪婆爹总是陪小木匠喝两杯酒。溪婆总是端个小板凳在远远的地方坐着，听着他们谈话，看着小木匠。小木匠几乎没有与溪婆单独见面的机会，只能用眼睛专注地盯着溪婆。溪婆爹很兴奋，尽遇见高兴的事，房子盖好，女儿出嫁，一辈子的大事，眼看都要实现了。

房子盖好了，小木匠走的那天晚上，溪婆也失踪了。

父亲带着一帮村民，打着火把一溜长蛇似的追他们。溪婆就让小木匠夺路逃走，自己跳进了河里。父亲是眼见她沉入河底才率一帮人回村的。谁知老天爷有眼，她活过来了，被一个打鱼捞虾的老汉救起。老汉细细打量她，然后说：“孩子，你命相有祸，只有在家能保平安，回家去吧！”

她并不真想死，她总能想起那个月亮惨白的夜，小木